

詩經

十四之十五終

太政官文庫			
五	一	漢	
四	二	書	
冊	三	門	
架	六		
函	三		

內閣文庫			
二	一	漢	
七	二	書	
五	六	類	
函	三		
二	四		
四	冊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263	
冊數	54	(30)	
函號	275	25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葉向高補古今大方詩經大全卷之十四

禮部左侍郎

臺山

葉向高

編纂

翰林大史

瀛海

張以誠

校正

閩芝城建邑

書林

余氏

仝梓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

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蓋頌與容古字通用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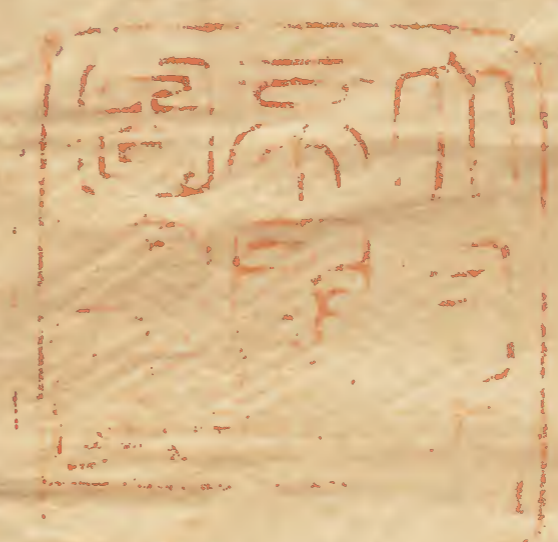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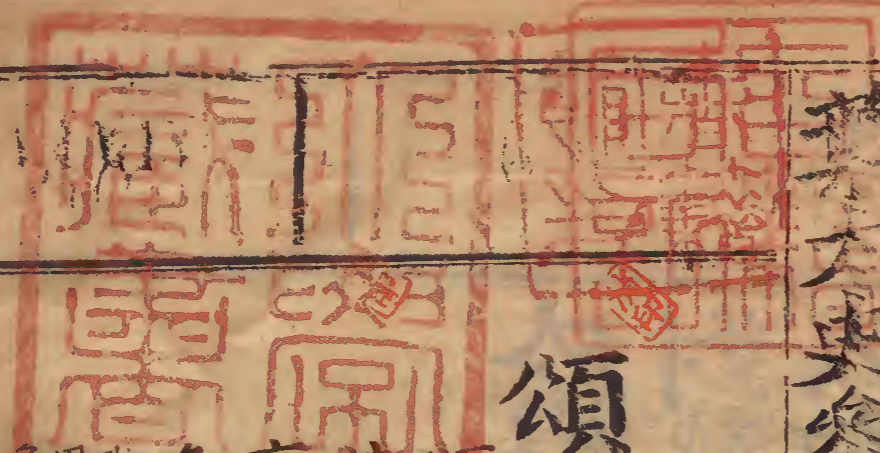
序以此言之孔氏曰頌之言容周頌三十一篇

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宋子曰

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荐之郊廟所謂

多闕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

昊天有成命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



附焉孔氏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三氏曰補傳云商周二頌皆以告神而魯頌用以頌禱后世文人獻頌特效魯耳○正齋陳氏曰別以尊卑之義故商頌凡五卷安成劉氏曰雅頌無以先代而後於魯頌三什為四之一四之二四之三魯頌四篇為四之五通為五卷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
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
人斯

賦也於嘆辭穆深遠也清靜靜也三山李氏曰事
日清廟○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肅敬雝和顯明
者不可得見故立宮室象貌之耳肅敬雝和顯明
相助也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禮記曰天子其
顯相風興然則主人之外餘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
也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顯相也華谷嚴氏曰
稱助祭之人曰顯相者謂濟濟眾也多士與頌祭
其有顯著之德英稱之也孔氏曰疾奔承
執事之人也越於也駿大而疾也走言勸事也承
尊奉也斯語辭○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
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魯氏曰洛誥周公告王曰
齊百工仉從王于周則成是成王就新邑祀于武周
公率諸侯以從之耳明堂位所謂周公朝諸侯踐
天子位者皆漢儒之妄也○東萊呂氏曰朝諸侯
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
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已洛言於穆哉此清靜
誥所謂王在新邑承祭歲是也

之廟其助祭之公侯皆敬且和東萊呂氏曰言顯穆然奉祭之氣象而其執事之人又無不執行文王不言而可見矣王之德既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又駿奔走其在廟之主臨川王氏曰肅雍秉德故能對越文王奔走疾奔走於在廟之事謂敏於趨事也如此則是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承乎信乎其無有猷斃於人也臨川王氏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承也如諸侯多士駿奔走於廟則可謂承矣顯也句說也如無射于人矣新安胡氏曰此詩唯文王今之德自有隱然見于言意之表者何則文王往矣事者無猷斃乃如此於此可以見盛德至善淪肌浹髓沒世自有不能忘者矣慶源輔氏曰文王與德不可明言凡一時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與執行文王之德者即文王盛德之所在也必

於其不可容言之中而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人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又待多著者言語委曲形容而後足以見之哉豐城朱氏曰於穆哉此清靜之廟所以祀文王也文王遠矣不可得而見矣今助我而祭文王者尊而為公侯則肅雍顯相肅雍即文德之謂也卑而為多士則秉文之德文德即肅雍之謂也文王之神雖在天而文王之主則在廟對越其在天之神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駿奔走其在廟之主即所以事其在天之神也

清廟一章八句

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升歌之辭也九峯蔡氏曰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也者歲率之祭也東萊呂氏曰按洛誥云則是在十有二月唯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也安成劉氏曰言烝祭文武而此樂歌也止須文王之德父子並祭統於尊也書大

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
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
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為周頌之首○定
宇陳氏曰雍雍肅肅乃文王盛德光輝形于
外者今助祭者有肅雍之德執事者秉文
之德足以配對文王則是文王盛德之容
然如在目中矣嘗見文王則非虛也
樂記曰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反一倡而三嘆有遺音
者矣鄭氏曰朱弦練廬陵羅氏曰朱弦練則
聲濁越瑟底孔也疏之使聲遲也倡發歌句
也三嘆三人從嘆之耳孔氏曰一倡謂一人
讚歎也樂歌文王之道不盡音聲故但以熟
發廣孔少侶寡和此音有德傳於無窮是有
餘音不已也○孫子曰一侶三嘆者一
人倡之三人和之如今人換歌之類
漢因

秦樂乾豆上奏登歌通典注曰乾獨上歌不
以莞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
廟之歌也安成劉氏曰堂上之樂以人聲為
廟之瑟而疏越秦漢之存乾豆亦唯堂上獨
奏登歌之曲謂之登歌豈
以堂上特歌而名之與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

賦也天命即天道也程子曰言天之自然者曰天
命不已言無窮也程子曰自是理自相續不已非
排也須有息時只純不雜也程子曰不
為無為故不息純不雜也程子曰天之
道也

詩經卷之九

文王之德也文 ○此亦祭文王之詩言天道無窮
 王其祐天歟 而文王之德純一不雜與天無間以贊文王之德
 之盛也子思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
 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
 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華谷嚴氏曰凡言聖人
 聖人猶為二也此詩但以天命之不已與文德之
 純對立而並言之蓋有不容擬議者子思又發明
 之如此其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
 旨深矣 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
 誠無一毫私偽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
 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
 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
 終無一息之懈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其
 誠也

假以溢我我稔我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

何之為假聲之轉也恤之為溢字之訛也收受駿
 大惠順也曾孫後王也鄭氏曰自孫之下皆稱曾
 祭者皆得篤厚也東萊呂氏曰毛氏謂能厚行之
 稱曾孫篤厚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
 而不忘所謂行者 ○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
 固亦在其中矣 有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
 之而不忘也華谷嚴氏曰我既以大惠文王自勉
 忘也去聖浸遠典刑易墜 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華谷嚴氏曰頌者成功告
神始言子孫勉力保守以

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慶源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后四句言言已與后王皆當去文王不巳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后人之辭也○定字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於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厚之而不忘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

之禎

賦也清清明也緝續熙明肇始禋祀迄至也○此亦祭文王之詩言所當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故自始祀至今有成實維周之禎祥也氏曰清

則潔靜而不褻緝則悠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后人故自始祀至其后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為周之禎祥也祥者吉之先見也○曾氏曰文王之法實啓有然此詩疑有闕文焉慶源輔氏曰文王謂祀典蓋亦在其中故下文便說肇禋周之祀典自文王始之至周公而成之文王之典實維周之禎祥者可知矣不以符瑞為之文王以典實維周之效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效此其為禎祥也大矣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烈光也辟公諸侯也新安王氏曰為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貴故稱公○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以無

疆使我子孫保之也（華谷嚴氏曰）助祭諸侯錫我（此福美豈徒目前淺近計）
哉蓋惠我周家以無疆之休（使我子孫世世永保之也）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封靡之義未詳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承戰也靡）
汰（音侈也）崇尊尚也戎大皇大也○言汝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當尊汝（臨川王氏曰）戒其無封以（崇也）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豐城朱氏曰）烈文美其德也致其戒也崇之皇之所賜福美其功也無封靡所以有錫福之功工者報功而有以及其（后嗣此所以）

為忠厚之至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

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強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黃氏曰）此成不盡中庸引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而曰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朱子曰）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此借篤厚之德而諸侯法之為幽深玄遠之意言天子有例言豈不顯也（今借引此詩）真作不顯中顯大學引如何曰是箇幽深玄遠意是不顯中之顯

於乎前王不忘而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
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宋子曰於乎
文武也君子謂后賢后王小人謂后民也此言前
王新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無一物
不得其所以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無一物
也又曰賢其賢者聞而仰其德業之盛也親
其親者子孫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
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
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沒世而
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此篇以公疆兩韻相叶未審當從何讀意亦
可互用也安成劉氏曰第一句與第六句七
三句相叶亦
隔互叶韻也
朱氏曰後漢書西南夷傳作涉祖者岐今按彼書祖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岨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但作祖而引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為往蜀美正作
其者如沈氏說然
其阻未復云岐
雖注未復云岐
所據矣故今
有岨意韓子亦云彼岐有岨疑或別有
從之而定讀岐字絕句○行叶户郎反
賦也高山謂岐山也荒治康安也岨險僻之意也
夷平行路也○此祭太王之詩言天作岐山而太
王始治之太王既作而文王又安之於是彼險僻
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道路子孫當世
保守而不失也黃氏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
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天
作似以岐可與周而天故使太王之康子孫之保而然其
獨歸之於天也○段氏曰劉氏云其始作之固自

乎天其終保之亦係乎人○華谷嚴氏曰作者造
立之言也迂岐非得已而周以岐興詩人以為是
非人之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又曰太王
文王之業子孫當保守而不墜也成王告神明之
頌多言子孫當保守之意蓋子孫能保守則可以
慰祖宗之心矣○慶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
地設也禹但能奠之耳故曰天作治荒謂之荒
猶治亂謂之亂也太王治荒之日而亦曰彼作矣者
唯太王與天同功也祖先所經理其始計安其
后者既已甚艱動矣則子孫所以經理其始計安其
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

安成劉氏曰朱

子於下武詩成王二字則必先儒之誤而謂非王
誦之謚於此詩成王字則正先儒基積累于下以
之誤而以為謚名固各有當也
承藉乎上者也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嘆詞靖安
也○此詩多道成王之德宜祀成王之詩也言天
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
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
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
故今能安靖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慶源輔氏曰
戒謹恐懼也中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嚴
則不能到中漠無朕處不密則不能到萬象森嚴
處宏深陽之德也靜密陰之德也合是二德則能
承藉乎天之命我者也夙夜無間斷也盡其心若
命宥密則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若
間斷則文武之業便有蔽昧處而已之心亦不能
盡矣天命也文武之業也

皆是一統底事○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者
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
此心而已蓋文武以上天之心而為心後能安
下無負於天命而後無愧於文武也○豐成朱氏
曰不無敢於天命而言宥密以德言榮成康寧
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繼康寧之
業則所以基上天之命者是在是以所以成繼
今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其國語叔何
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其國語叔何引
而言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
者也以此證之則其為祀成王之詩無疑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問康王何緣無詩宋子曰
王詩而今却要解那成王做成命之類便是康
去不知怎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將奉享獻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
尊之也問所解右字與舊說不同宋子曰周禮有
烈考亦右文母之類如我將所云作保佑多如既
說維羊維牛如之何便說保佑到伊暇文王既右
也說未得佑助之佑○安成劉氏曰古人以右為
尊如云位在右尊義○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之樂歌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
降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必也東萊呂氏曰
而文王配焉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此段言
祀天也後段言祀文王也○安成劉氏曰天此段言
王為尊以尊事之故不敢必其天之享而以其字
之言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

右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華谷嚴氏曰累言之者謂法之不
已也
須溪劉氏曰諄復言之以
見取法之甚也
慶源輔氏曰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
式也刑以為法也
慶源輔氏曰儀以為儀也式以為式也
作不敢忘
文王也
嘏錫福也
以神詞嘏主人與之
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若有以見其必
然矣
慶源輔氏曰亦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左
望之故知文王之必享我祭而以既字言之
城朱氏曰承上文而言雖不收必于天而寔可必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于文王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于文王
之典儀式刑焉以之而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
格之者有其素矣今而將是羊牛則此能錫福之
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者辭之疑既者辭之
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也
又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
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三山李氏
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夜寐
臺之威惴惴畏天之威
天此其所以能保天
與文王降鑒之意也
我將一章十句

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

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替
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
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天與文王一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國也周制十有二年于巡
守殷國柴望祭告諸侯舉朝二歲王巡守殷國注
云殷猶衆也○書周官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
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九峯蔡氏曰柴潘
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
望而祭之故曰望○新安胡氏曰望祭各設於巡
守之方其位茅以辨之而權表於中周禮所謂旁
招以茅晉語所謂置○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
茅苑設表望是也

歌也孔氏曰武王巡守於方岳乃作告至之樂
巡守者因而皆用之與言我之以時巡行諸侯
也天其子我乎哉蓋不敢必也徐氏曰子者親而
氏曰所謂天下曰天子子之謂使其王也○安成劉
也下文言允王維后允王保之者則終之以
此詞也然此二句總言巡守之事以發端也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
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曹氏曰序者帝王之傳序也震動疊懼
懷來柔安允信也○既而曰天實右序有周矣是
以使我薄言震之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能懷

有周而下則言已然之事自言明昭有周而下則
言已後之事自期其當如此也武序在位所以對
天之右序有周也懿德文德也此與諸侯相期以
文德治乎諸夏而無或相尋於干戈弓矢之中也
所謂偃武修文者是也如此則信乎王之能保受
於天命矣雖詰尔戎兵張皇六師設司馬以教閱
在周自有不可廢者而與諸侯相期之志則固不
也在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而
外傳又以為周公之頌則此詩乃武王之世
周公所作也永嘉陳氏曰武王凱歌方終而
以革命之事因其時而震服諸侯故其詩與
他商樂不同○黃氏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
守之事詩有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
章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
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
修文歸馬放牛此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
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鄭氏曰以鐘縛
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外傳又曰金奏肆
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播之鼓磬應之
所謂金常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
奏也
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三也呂叔玉云
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顏氏曰
歌之大也天子享元侯用之故尸出入奏肆
於樂章其戠掌于鍾師然杜預常昭之說與
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即三夏之
異名也又曰三夏之外又有所謂王夏章夏
齊夏族夏禘夏騶夏是總為九夏之名齊音
齋緘音該騶音遨○鄭氏曰疑皆詩篇名
頌之類也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

不能具○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孔九夏亦制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於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乃以為韶夏左傳國語之注恐難盡信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言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
三山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
王康王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
豈不顯哉成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言成康之德明著如此也
三山李氏曰言

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言今作樂以祭而受福也
華谷嚴氏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飽福祿來反

簡簡大也反反謹重也反覆也言受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三山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耳上言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久而未艾也
嚴氏曰此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
○華谷

執競一章十四句

慶源輔氏曰武王能持自強於功烈之盛此蓋內外之符也成天下莫能強而然哉此四句皆主武王而言之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乃專言成康之德斤斤訓明與察亦有不已無間斷之意應上顯字而言鐘鼓嗶嗶磬篥將將降福穰穰則言作樂以祭樂聲之和而受福之多降福簡簡而下四句又言既祭而燕威儀謹重故福祿之來反復無厭所以然者皆由武王之自強不息成康已之故也此昭王以後之詩國語說見前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貽我來年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

時夏

賦也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慶源輔氏曰聖人之武陰也而文取教充多舍刑威征討之外皆文也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章也堯之文思舜之文章皆立粒通極至也德之至也貽遺也來小麥年大麥也本草曰小麥味甘大麥味鹹為五谷謂大麥故率徧育養也言后稷之德真可配天安成劉氏曰直可配天故謂蓋使我烝民得以粒之克配如文正之克配明德也蓋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其德之至也梁子曰立即書所謂烝民使我烝民得以粒食者莫非尔后稷之所立者是

望耳極字非指所受之中也○曹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且其貽我民以來年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者華谷氏曰后稷遺者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也然稷播百谷獨奉來年者以其先熟濟民之食尤切也○段氏曰詩言來年者正關之蓋麥者五穀成熟之最先一歲豐稔之占民者以此為善也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慶源輔氏曰帝命以此徧養下民故稷因以教民稼穡種藝徧于天下無有疆界之限民既得以教生養君臣父子之常道因可以陳布于中國也孟子論稷教稼穡契教人倫之事蓋天生育之道無此疆爾界之殊至於五常之教則止可及中國而已夷狄則固有所不能受也○三山李氏曰此所謂富而或曰此所謂納教之也若民無恒產因無恒心矣夏者亦以其有時夏之語而命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國語說見時邁篇

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為公所作○漢氏曰此郊祀之頌是此篇亦周當之○孔氏曰后稷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象一也而後我將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不說文王可以說天不說后稷上帝此篇主說后稷有德享其祭祀非有異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肇方之反

茹如預反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賦也嗟嗟重去聲嘆以深救之也臣工群臣百官也

公公家也。釐賜也。成法也。茹度也。待洛也。○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音汝。女當來咨度也。
慶源輔氏曰：命他官皆無詩，而特命農官，則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每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况于后，後教民稼穡之事，羣臣百官或有所不知者，故命之來咨來度也。

莫音暮

音音余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於音烏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痔持耻反錢子淺爰縛音博

銓音至艾音刈

命我衆人痔乃錢錡奄觀銓艾

保介見月令呂覽安成劉氏曰：呂覽即呂氏春秋月令亦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也。其說不同，然皆為籍田而言，蓋農官之副也。

輔氏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副者，莫春斗柄建辰夏正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

之三月也。畬三歲田也。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田也。三歲曰於皇，嘆美之詞。來牟麥也。明上帝之畬，乃成熟也。

明賜也。言麥將熟也。迄至也。康年猶豐年也。衆人

甸徒也。痔具錢錡鉏耜也。銓獲禾短鎌也。孔氏曰：縛耨也。柄長尺，其耨六寸，所以入苗間也。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鉏一耨一挑，然後成農。

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維暮之春亦也。又問所治之新畬，今如何哉。又問新田則費工多，故奉新而該舊也。

華谷嚴氏曰：新墾之田用力尤難。

故首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
問之上帝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
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臨川曰治其事于前則收其功于后不可不勉也○
豐城朱氏曰惟能詩乃錢鏐乃能臣工謂凡百官
之事皆不可以不敬也先王之於百官皆有成法以
之有官守者固當來咨度也况我周家以農事
乎國其法充者固當來咨度也况我周家以農事
開於其戒之曰時至於莫春則當治其新畬矣爾
母謂其田之雜治其效之難見也况來將熟既
可以受明賜於已然即來固不可不致其勤也
勤而為甸徒者亦不汝農官固不可不致其勤也
錢鏐之用雖在春莫之間耳豈可以為父而難待哉
孟秋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父而難待哉
言豐穰之際特奄忽之間耳豈可以為父而難待哉
以勸勉之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農之意告之也○
來咨來茹未有所言也至嗟嗟保介皆以重
從事者而與之言亦惟閔其農事而已能知其
述其相與贊喜之日如何新如何畬其下則又
勞勸之意焉

假音格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噫嘻亦嘆詞也昭明假格也爾田官也時是
駿大發耕也私私田也三十里萬夫之地四旁有
川內方三十里有奇言三十里舉成數也

詩卷之六

夫問有遂萬夫有川○孔氏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乘百是萬也夫有百步三夫為一里則百夫為三十三里耦二人餘百步即是三分里之一為小半里也耦二人並耕也○此連上篇亦戒農官之詞昭假爾猶言格汝衆庶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爾汝當率是農夫播其百穀使之大發其私田皆服其耕事萬人為耦而並耕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故云萬人畢出并力齊心如合一耦也新安胡氏曰十千維耦者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五千耦而并力齊心如一耦也此必鄉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為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緊溪陳氏曰周制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法大率十而賦其一○格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庵趙氏曰陳器之云鄉遂用貢法周禮遂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竊意鄉遂之地在近郊遠郊之間六軍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畫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而又有途路也
氏曰民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豐城朱氏成王之謚則成王以後之詩也成王既置田官而戒命之播厥百穀農夫之法而重戒之率時農夫農官之無遺利也十千維耦欲其人之無遺力也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豐穰之所以可必也
噫嘻一章八句震源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詞既昭格汝言昔時成王嘗進汝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而言其既以萬夫為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

在彼無惡在此無教庶幾夙夜以求終譽

賦也振群飛貌鷺白鳥離澤也至氏曰碎離有水
西離客謂二王之後夏之後杞商之後宋於周為
客天子有事播焉有喪拜焉者也孔氏曰客者敵
後時王偏所尊敬特謂之客也又曰史記杞初封
武庚後以叛而誅之更封微子於杞其殷後則初封
曰我客云者不純臣待之如所謂虞實在此作實
也王家○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言鷺飛于西離
之水而我客來助祭者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
白也華谷嚴氏曰振振然群飛之鷺集于西郊辟
此亦君皆未助祭於或曰興也此亦有此容也

惡鳥路反

數叶于古反

夜叶羊茹反

彼其國也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如是則
庶幾其能夙夜以求終此譽矣三山李氏曰庶幾
以德也或曰俾我周無教皆此意也陳氏曰在
彼不以我革其命而有惡於我知天命無常唯德
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忠厚之至也震源輔氏曰在
也在此無教其心厚也公則順天厚則盡道必如
是然此所謂奢也庶幾不取必之詞也鳳夜無或息
鷺比所謂奢也庶幾不取必之詞也鳳夜無或息
之意也末長之意與上文傳意微異故朱子初解
有本於此說之下

振鷺一章八句

三山李氏曰杞宋天子后也其
問振鷺詩不是正祭之樂歌乃獻助祭之臣

未審如何采子曰看此文意都無告神之語
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每受胙王與賓
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然後受胙至獻畢復
受胙如昨此禮意甚好有接續之意與賓意思皆
然今併昨於諸獻既畢之後多事○曹氏曰必
隔了古者一祭之中所以多事○曹氏曰必
存二代之後者所以多事○曹氏曰必
承祀而後者所以多事○曹氏曰必
覆車為不廢且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
鑒耳

徐杜

應力錫友

揚咨履友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酒
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隆福孔皆

賦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
皆熟則百穀無不熟矣
荆揚下濕其穀宜稌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

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亦助語辭數下色主反萬至萬曰億
數億至億曰秭烝進畀與洽備皆徧也○此秋冬
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也
胡氏曰按濮氏謂此年穀始登而荐宗廟之樂歌
豈非以其有烝畀祖妣之辭歟○安成劉氏曰序
以噫嘻為春夏祈此詩為秋冬報載變為春祈良
報為秋報朱子初解皆用其說今此集傳乃其改
本於彼三詩傳文及序說既皆不取小序獨此篇
於序說亦謂其誤而傳統用序意者豈后未所改
有未盡歟然詩濮氏胡言其收入之多至於可以
氏之說亦足以補之矣
供祭祀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甚徧也
子謂報賽田事之樂歌集傳神字正指田祖先農
方社而言蓋言收人之多而得神正指田祖先農
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
報賽之祭以洽百禮非特言祭祀而已
而養者老享賓客皆在其中矣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瞽樂官無目者也鄭氏曰瞽矇也目無所見
 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
 瞭音○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濮氏曰
 視了○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濮氏曰
 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兩句總序其事也
 歌也○朱子曰祖通言先祖也
 慶源輔氏曰瞽者言作樂之
 處也此兩句乃總序其事是也○豐城朱氏曰重
 言有瞽見其非一人而皆在于周之庭矣
瞽音巨
瞽音飛視反及隕與反

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
 既備乃奏蕭管備舉

以上叶瞽字

業虞崇牙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於崇牙之
 上也孔氏曰植者為虞橫者為桐大板謂之業所
 日業其形卷然可以為懸鼓磬樹之如鐸齒捷業然故
 畫繪為翬載以璧樹翬於角明堂之位所謂周
 之璧應小鞀田大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小鼓謂之
 東自為一器故宜為大也鄭氏曰田當作鞀音
 應既足小則田宜為大也鄭氏曰田當作鞀音
 小鼓也孔氏曰田宜為大也
 縣鼓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楹鼓周縣鼓禮記
 位注曰足謂四足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縣鼓則以柱
 貫之周鼓始垂於筮鞀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其
 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狀如漆桶
 以木為之中有椎連底桐動也杜孔反
 之令左右擊以

詩經卷之八

起樂者也。圉亦作敵。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

銛。刻以木。長尺。攪歷音之。以止樂者也。孔氏曰。釋

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籥。郭璞云。祝方二尺。以

也。敵以深一尺八寸。中有柄。推連底。桐之。止其推。名

考。索曰。祝方二尺。攪歷音之。以止樂者也。孔氏曰。釋

樂。作陽也。祝方二尺。攪歷音之。以止樂者也。孔氏曰。釋

以。陽數成也。以陰數成也。自然之理也。簫。編小竹。管為

之管。如遂。音併。兩而吹之者也。臨川王氏曰。簫大

尺四寸。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蓋並吹兩管也。

永觀厥成

成字坐叶府字

嗶嗶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我客二王後也。觀祝也。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

成。成者也。故曰成。一終也。孔氏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

也。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蓋尤

以是為盛耳。孔氏曰。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我

我客戾止。以先代之格。武王修其禮。物非尊其。至也。書

曰。崇德尚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至也。書

帝明王也。盛我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

以此為盛。我嘉客。則商人作樂。以此為盛。我客

聲。戾止。而和鳴。故先祖是聽。豈有以感乎神也。我

明。有以感乎人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

濮氏曰。始言樂官中言

倚於宜反與立百余沮七余反

鯀張連反鮪于軌反鯀音鯀音當鯀音偃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魚鱉鰕鯉。

祀叶魏識反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猗與歎詞潛慘音也爾雅曰魚之所息謂之
 羅音心蓋積柴養魚使得藏隱避寒因以薄園取
 去聲也或曰藏之深也華谷嚴氏曰王氏以為潛藏
 之也陸氏曰鱈形狹月令季冬命漁師
 喜潛鱈白鱈也陸氏曰而長若條然
 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鄭氏曰天子必親
 時重之也此季春薦鮓于寢廟鄭氏曰進此其樂
 歌也盧陵彭氏曰子孫之祭其先祖九州之美味
 所產之物而荐之者以不忘
 本之意抑亦思其所嗜之意
 濟一章六句慶源輔氏曰魚乃澤物之美者故
 宗廟以致其孝心焉今月令

但有季冬至寢廟之文而

離與公叶節內同

相息亮反辟音壁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也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
 穆穆天子之容也梁子曰其助祭者公○此武王
 祭文王之詩言諸侯之來皆和且敬安成劉氏曰
 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其至止於廟中也故以肅
 肅言其敬○慶源輔氏曰來而不和則有勉强不
 得已之心至而不敬則以助我之祭祀而天子有
 有怠緩不敬事之意
 穆穆之容也

於音鳥

相同上

祀叶養里反假古雅反

皇考叶主

子叶養里反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於歎辭廣牡大牲也臨川王氏曰頤肆陳假大也
皇考文王也綏安也孝子武王自稱也○言此和
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華谷嚴氏曰言
以奉其先王也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
心也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宣通哲知燕安也○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
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于天曹氏
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而克昌其後司
光而星辰淨無錯行妄動之變而格乎天所以
也慶源輔氏曰言文王之安乎人而格乎天所以
知所以盡人之道文武之德所該者甚衆故曰備

君之德堯之德廣運亦曰乃文乃武而已入道立
故天道成是以能安人者則能燕及于天也天之
佑君者莫大於予以賢子孫是以蘇氏曰周人以
能燕及於天則能昌我後嗣也
諱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曰周
之所謂諱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
名而廢其文者周禮之末失也三山李氏曰周人
文王則不敢斥其名故也曰文王昌書稱推爾元孫其史
官不取斥其名故也如穆王名滿當時亦有王孫
滿夷王名鄭當時亦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後
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克昌厥後之意
言駿發爾私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名
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吾皆未嘗
也諱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列考亦右文母

壽叶直酉反

右夏

考叶音口

文每叶滿彼反

右尊也周禮所謂享右祭祀是也周禮春官人祀
右祭祀烈考猶皇考也文母太妣也
則烈考為文王之無疑此詩也言文王昌厥後而安
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無疑也
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于烈考文母
也慶源輔氏曰緩我眉壽下四句則承上文而言
與文母也○安成劉氏曰先儒所以得享古乎烈考
傳於此章亦然而於他詩皆訓大其義可互見也
○豐城朱氏曰莫強於人而文武有以倫君有以盡
人之道莫顯於德而文王之文武有以倫君有以盡
其道德之效下有以安乎人上有以倫君有以盡
壽介我後則文王之所得者廣矣故能安我以眉
愈久而不替即緩予孝子克昌厥後之實也

雖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師學士而歌徹說者以為即

此詩鄭氏曰學士國雅論語亦曰以雍徹徹子
祭畢而收其俎也雍也天子然則此蓋徹祭所歌
而亦名為徹也

見賢遍反下同

央於良反

載見辟王曰求厥童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條革有鶴休有烈光

條音條

鶴七羊反

賦也載則也發語詞也章法度也交龍曰旂陽明
也軼前曰和旂上曰鈴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
于竿畫交龍於旂央央有鶴皆聲和也休美也○此諸侯
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先言其來朝稟受法度曹氏

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其車服之盛如此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

享叶虛良反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朱子曰太祖廟在比昭穆各以武王為昭考則其始附而然蓋但以左右為昭穆而不以昭穆為尊卑也○妥成劉氏曰后穆為始封之君其廟居中自二世為昭三世為穆遞教至十五世而武王廟次當昭也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豐城朱氏曰諸侯之未朝將以稟受蓋先王者法度之所由施也宗廟者又禮法之所由施也

祐後五反

以介眉壽求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

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緝叶音古

思語辭皇大也美也○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於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諸侯助祭以致之綏我以是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於純嘏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先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承保多祜皆汝羣

公以緝熙于純嘏

馬斗浦補友

且七序及敦都四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客微子也曹氏曰封於微而爵為周既滅商

封微子於宋以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敢臣

也東萊呂氏曰成王殺武庚叛者殺之爾封微子

尊大之也亦語辭也殷尚白脩其禮物仍殷之

舊也阮峯蔡氏曰修其典之志也妻且未詳傳曰

敬慎貌敦琢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孔氏曰

其所往故擇其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此

微子來見祖廟之詩孔氏曰命微子為宋公代殷

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黃氏曰馬有繫白之色人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東萊呂氏曰謀郡張氏云宿

凡再宿者再也○華谷嚴氏曰樂其留之義也繫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

其去之速也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追之已去而復還之愛之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

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淫威未詳舊說淫上

夷之余友

執紼陟之友

馬同上

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此
一節言其留之也【晉氏曰】威等威也微子用其先
乎列國之諸侯笑【爾川王】氏曰既有淫威則所
享宜盛大故降福孔夷也【辰氏曰】劉氏云有德
而神降之福故
以降福終焉

有客一章十二句

【震源輔氏曰】姜且諱慎貌又
似有文章貌敦琢選擇也亦
有整飭之意其始至也慎重其事如宿非以
媚乎周也誠之至也所謂在彼無惡也宿宿
不欲其去也一宿信再宿而父再宿愛之而
者至也無方馬慙之復追還之所以安而留之
威儀則其降之以此無數也既與之以私商也厚
知矣此則慰安而勸勉之辭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列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於音鳥

音音枯

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賦也於嘆辭皇大遏止劉殺耆致也【周】公象武
王之功為大武之樂【曹氏曰】伐紂以除害
無競之功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
殺以致定其功也【黃氏曰】止殺如山李氏曰所謂以遏
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華谷嚴氏
曰】信乎文王有文德以開於人故武王繼之
未除則文德未盡達于天下故武王繼之以武
而受之伐紂以止殺然後致定其功所以歸重武
宇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不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
為武而以武王之烈實不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
焉【震源輔氏曰】武王故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
稱其信承之文父子一心故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
武王成終有先后之次耳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

謂神武不殺者也此詩與書武成所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之意同世儒執以為文王全無取天下之心者不幾於固乎○豐城朱氏曰武王受之於天所以天下莫敢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見其於後也○於勝殷以見其伐暴之師也此大業之所由定而大之仁義之師也此大武之功也

武一章七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續氏曰左傳宣十二年以此詩為大武之首章賈為第三章桓為第六者後世取而用之於其事不可知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奏之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立終於周禮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於武功而已哉禮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禮記明堂位曰下而舞大武注云象周頌武詩也以管播之朱

干赤大盾也戚斧也冕冠名系統注云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干戚武象之武所執也○運安何氏曰內則成童舞象象舞武舞也謂干戈之小舞也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而成功也然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造叶祖侯反 綴其頤反 疾音敫於音鳥乎音呼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

永世克孝

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閔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

病也予小子成王自稱也造成也嫫與棨同無所
依怙之意疚哀病也匡衡曰焄焄在疚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化之本也三山李氏曰嫫與哀此棨獨之義同嫫
之稱也王雖朝於南然去喪望考武王也歎武王
未甚遠故猶以死喪為言劉氏曰此釋正文第四第五
之終身能孝也安成劉氏曰此釋正文第四第五
可謂成笑而曰遭家不造者王業雖成天下雖治
而成若自謂已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善能保其
喪畢思慕所以釋棨字意氣未化之能平所以釋在
其效驗也惟成王之能如此所以知武王
之所以繼志述事者為終身能孝也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祖文王也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
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熒也漢
書李固曰堯沒舜仰慕三年坐楚詞云三公揖讓
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楚詞云三公揖讓
登降堂只音與此文勢正相似而匡衡引此句顏
注亦云若神明臨其朝廷是也宋子曰匡衡時未
史學而不措於專經之陋故其言獨得經之本旨
也余舊讀詩而愛顏說然尚疑其無據及讀此詞
乃有登降堂只之文於是益信陟降庭止之為古
語也○安成劉氏曰大招曰三公穆上登降堂只
其言三公登降堂只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
字為語助辭正猶此言止也但集傳所引揖讓二
此或傳寫之誤也
二音同上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三山李氏曰武王能以念以思繼祖考為孝○安成劉氏曰成王因見于廟對越祖考惻然自念而嘆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所感之意深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定宇陳氏曰思親而具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孝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此武王之達孝所以法於成王也此成王除喪朝廟所作疑後世遂以為嗣王朝廟之樂後三篇放此安成劉氏曰此篇與訪落敬之小步四考未堪家多難及懲創管蔡之事皆可驗其為成王之詩而小序於四詩皆泛言嗣王故

又疑其後為祠王朝廟通用之樂歌矣

於音鳥

艾五蓋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文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

難乃旦友

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

其身

賦也訪問落始曹氏曰凡宮室始成悠遠也文如夜未文之文判分渙散保安明顯也臨川王氏曰亡之憂明顯則○成王既朝廟于廟因作此詩以無昏塞之患

詩平大

道延訪群臣之意言我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
武王之道然而其道遠矣予不能及也將使予勉
強上以就之而所以繼之者猶恐其判渙而不合
也則亦繼其上時掌下還嫁於庭陟降於家庶幾
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懷源輔氏曰
以盡下情率時昭考所以守家法而二者相資盡下
情而無助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又嘆武王之道甚遠
而恐在我不道若不能及也味此意則成王固已默
識夫武王之道若不用工夫則便以為易矣豈
識此味哉將予就之繼用夫則便以為易矣豈
就之味哉將予就之繼用夫則便以為易矣豈
渙不能收拾聚蓄其道干我之一身也難於此蓋指
以爲予乃勿冲小子未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
武下於庭指其外也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
幾賴武王之休以保安明顯我之身而已三山

李氏曰自訪子落止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
盛德嘆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
氏曰自繼猶判渙而上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
之意自維予小子而上下則猶言皇皇如有求而弗獲
誦其詩想其形容成王之思慕皇考爰繼爰述
何其微婉懇切反復曲盡有無窮之嘆詠也哉
訪落一章十二句

說同上篇定宇陳氏曰武王之道若悠遠而
家者其迹未遠則近而可繼成王紹武王而見
上下陟降於庭者如武王之紹庭上下陟降而
其陟降於庭者如武王之紹庭上下陟降而
忘哉惟其能敬以前詩之風使敘止繼序思不
於家庭也武王之詩語相照應如此而紹武王
氏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
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上篇言陟降庭止
不忘而此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上篇言陟降庭止
時所作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

詩在六八

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
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
乃初服此訪落所由作也○要成劉氏曰夫
子稱武王善繼志善述事而以為踐其位行
其禮奏其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固可見武
王之連孝矣即前篇所謂永世克孝者也成
王之繼武王而曰繼序思不忘曰繼猶判換
日紹庭上下無非繼述之心者其孝可謂不
美賈

思叶新夷反 易以被反哉叶煥黎反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

茲叶津之反

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茲

賦也顯明也思語辭也士事也○成王受群臣之
戒而述其言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

易保也華谷穀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
難保也○三山李氏曰善則福之淫則禍之我者
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未有惡而不獲
禍天之道蓋顯矣故其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當知
命靡常所以為不易也
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為而無日不臨
監于此者不可以不敬也慶源輔氏曰母不敬可
命不易保惟敬則能對越之若曰高高在上則便
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
已所為之事日監在此也陟降厥士即所謂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

子叶將里反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佛衍弗反又音弼 仔音茲

于光明佛時仔有不我顯德行

將進也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佛彌通
氏曰佛謂之彌者言匡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
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
士仔有任也
華谷嚴氏曰仔有為
也
 之之言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
 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于光明又賴群
 臣輔助我所負荷左合二可何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
 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震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
 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大本上言成王自
 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日於
 事上有賴群臣助我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
 光明又賴群臣助我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
 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震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
 資明所以自責於已者盡資于人者廣則大學明明德
 以至於平天下之事則庶乎其可及矣故先生嘗

予其懲而後患莫予弄蜂自來辛螫蟻
 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詩中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
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首
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
緝連緝不巳之意照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
有明見得此物有之此理自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
是明見得此物有之此理自便道是做得不是便道不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者臣之忠也
能敬者君之謙也
已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
造於高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為則
天孰大於是
敬之一章十二句
敬者臣之忠也
能敬者君之謙也
已外求助於臣是即求所以盡此敬也
造於高明而臣復示我以德之顯為則
天孰大於是

言外大全卷三第廿四卷

拚芳頤反

弄音普經反

螫抱隻反

難乃旦反

于蓼

蓼音一

賦也懲有所傷而知戒也臨川王氏曰懲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力么小
 有毒蜂善辛螫肇始允信也桃蟲鷦鷯力么小
 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鷦故古
 語曰鷦鷯生鷦言始小而終大也山陰陸氏曰說
 常若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紮之如刺襪然
 故一名襪雀化輒為鷦聖雅曰俗呼巧婦一名
 工雀一蓼辛苦之物也此亦訪落之意成王自
 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莽蜂而得辛螫信桃蟲
 而不知其能為大鳥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
 事也眉山蘇氏曰成王此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
 悟其其故故曰予其懲而謹后患也○采子曰

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其為挑
 也○安成劉氏曰維鳥矣以比信二叔則其禍如此
 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二年已按書曰周公位冢宰
 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崩流言即興周公
 避而居東二年之秋天有雷風之變於是王迎公
 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然我方幼冲未堪
 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冲未堪
 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群臣奈何捨我而弗助
 哉

小苾一章八句

蘇氏曰小苾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
 患無由至矣安成劉氏曰謹之於小者即謹
 謹之於始不以蜂為小而使之則其後無辛
 螫之患矣不信其為挑虫之小則其後無拚
 飛大鳥之患矣名篇者特於
 苾字上加一小字其意深矣

載爰載柞其耕澤澤

柞側百反叶疾各文澤音釋叶徒落反

賦也除草曰爰除木曰柞秋官柞氏掌攻草木是

也曹氏曰秋官柞氏掌殺草秋繩而爰之澤澤解

上散也釋文曰土解也○華谷嚴氏曰專言新墾

第一節言墾土也

也墾土也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畛音真

耘去苗間草也爰成劉氏曰朱子初解當從鄭箋

也今此傳改為去苗間草然以下文之次序觀之

恐此句未遽說耘苗也故曹氏以為反土之後草

木根株有莖柞不隰為田之處也華谷嚴氏曰畛

田畔也臨川王氏曰千言其多也耦言並耕也或

節言治田也成劉氏曰第二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噍其饁

噍他貪反饁千輒

招叶養望反

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

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三山李氏曰旅衆

子弟也疆民之有餘力而來助者遂人所謂以疆

予與任音音也孔氏曰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

能左右之曰以太宰所謂閒音民轉移執事者鄭

轉音移為人執事也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

轉音移為人執事也若今時傭力之人隨主人所

左右者也華谷嚴氏曰言衆力競勸無游民也噴衆飲食聲也媚順依
愛士夫也言餉婦與耕夫相慰勞去聲也三山李氏曰婦人行
蓋夫則順其婦婦亦依其夫也曹氏曰士不辭耕
稼之勞而知愛其婦婦不憚蓋餉之煩而知依其
夫有和樂之風焉華谷嚴氏曰夫略利曹氏曰
耕婦蓋驩然相愛見治世之氣象焉略利曹氏曰
則入土也深始載事也曹氏曰前日後載南
節則將種矣安成劉氏曰第三
節言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也活叶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函含活生也既播之其實含氣而生也曹氏曰百
有所宜而水旱豐凶不可預料故悉種之所以為
備也鄭氏曰實種子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
言苗生也

達叶悅反

驛驛其達有厭其傑

驛驛苗生貌達生出土也厭受氣足也傑先長者
也安成劉氏曰第五
也節言苗生之盛也鹿音標

厭厭其苗緜緜其庶

緜緜詳密也庶耘也臨川王氏曰前日千耦其耘
則既苗而耘也既苗而耘則以緜緜為善恐傷苗
也華谷嚴氏曰芟庶皆除阜也交與非並言
是新闢田上之草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而
除上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庶是除苗間
之草也安成劉氏曰第六節言耘苗也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

烝嘗祖妣以洽百禮

濟濟子禮反 積子賜反叶上声

濟濟人衆貌實積之實也積露積也新安胡氏曰

齊祭祀則酒正秩之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祭可以洽百禮

禮既烝嘗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

有饒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饒芬芳也未詳何物
豐城朱氏曰皆酒醴芬芳之氣也
胡壽也

日周書謚法保民耆艾曰胡
以燕享賓客則邦家

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
劉氏曰第八節又言可以燕賓養老也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今叶音經

茲元韻未詳

且此振極也言非獨此處有此稼穡之事非獨今

時有今豐年之慶蓋自極古以來已如此矣猶言

自古有年也永嘉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文之

如此此繼此以往尤碩勿替也
華谷嚴氏曰自古以來皆

日第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矣

載矣一章章三十一句

此詩未詳所用然詞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

亦不殊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無所用
為誤矣而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蓋
據此篇第七節而言也然則此詩所謂為酒
醴昇祖妣其亦秋成之祭荐新於宗廟而歌
之也歟
新安胡氏曰此與良耜一詩誠不

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閱其耕種之勞序其請
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穫之富或為酒醴
以祀祖妣而為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為百室
盈婦子寧殺悼壯以樂以續此皆田家勤勞
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豈與七月楚
茨信彼南山南田大田等詩同一歌詠其事
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
心也耶若拘拘於祈
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畏畏良耜俶載南畝

賦也畏畏嚴利也孔氏曰是乃利之狀○安成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前篇安成劉氏曰第一節言苗生也

女音汝

穰式亮反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穰伊黍

或來瞻女婦子之來饁者也筐筥饁具也三山李

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廬陵彭氏曰其穰伊黍無珍味也○安成

糾叶其字反

趙直支燻呼毛反

其笠伊糾其鍤斯趙以疇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毛氏曰笠所趙刺聲入疇去聲也

荼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孔氏曰田

故並萃水陸之草今南方人猶謂蓼為辣廬陵荼或用以

毒溪取魚即所謂荼毒也廬陵彭氏曰此見其無

民之狀也○安成劉氏曰第四節言耘苗也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草朽則土熟而苗盛 [安成劉氏曰] 第五節言苗盛也

揔珍粟反

比毗志反揔側琴也

獲之揔揔稷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以開百室

揔揔獲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言密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入穀也 [鄭氏曰] 如墉如櫛言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邇閭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也 [安成劉氏曰] 第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盈滿寧安也 [三山李氏曰] 百室既盈婦子於是寧故各享其樂也 [安成劉氏曰] 第七節言其樂豐也

特如絕反 揔音求 角叶盧谷反

殺時特牲有秣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無韻未詳

黃牛黑唇曰特秣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蘇氏曰] 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度幾不替其先也 [安成劉氏曰] 篇末言田事畢而以祭祀也其曰續古之人亦上篇振古如茲之意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即

所謂豳頌者其詳見於豳風及大田篇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眉山蘇氏曰聖人之為詩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與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后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奮也

絲衣其紕載弁俶俶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鷓乃代友

首無叶津之友

吳音話傲

聶聶及聶兒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紕繫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

於王之服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絲為之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曹氏曰餘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依俶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安成劉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基順一門凡四塾外兩塾南向內兩塾北向大謂之堂則宜有基矣詩所指則內塾之基矣鼎彝音茲○尔雅曰鼎園弁上謂之彝小鼎也思語辭柔和也吳諱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言此服絲衣爵弁之人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鼎簋與鼎同莫狄反告絜禮之次也又能謹其威儀不諠譁不怠傲故能得壽考之福安成劉氏曰

前祭一日夕時主人及賓皆入分立堂下東西宗
人升自西階視壺濯於堂上東序視豆籩鉶於房
東視几席及敦於西廂反降而告祭器之濯於几
席之備具於是賓主皆出即位於門東東西向在門
外北面比上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東上宗人往
視牲反位告其充肥遂舉審告鼎之繁其禮亦若
此詩之次也○孔氏曰堂基但言所往之處牛羊
但言所視之物互相足也○段氏曰告濯具省器
也告充省牲也告繁省蠲也○臨川王氏曰自羊
祖牛先小后大也○告繁省蠲也○臨川王氏曰自羊
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三山李氏曰上五句未
祭之先整潔禮可如此○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
此則祭時謹禮可知矣○慶源輔氏曰第一二句
言其衣冠鮮潔而整肅也三四五句言其行禮順
習而有序也六七句言其威儀敬靜而謹飭也如
是則宜乎
得壽考之福矣玩
此一詩真可與也

絲衣一章九句

此詩或絰休牛解柔休並叶基韻或甚嘉並

叶絰韻

於音鳥鑠式灼反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瞻君表反

造叶沮侯反

嗣叶音祠

我龍受之躑躑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

師之四反

公兗師

賦也於歎辭鑠盛遵循熙光介甲也所謂一戎衣
也龍寵也躑躑武貌造為載則公事允信也○此
亦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退自
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

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驕驕然王者之功其所以
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耳慶源輔氏曰此詩
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俱晦不見
其有跡直至此節到來既純光矣然武之一著戎衣
而天翁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所以嗣之者亦
於是寵而受此驕驕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
惟是王之受此師可也先時而動不後時
而靡君之用武也師能如是是亦武王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酌音也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為知
而舞也是安何氏曰勺簫也舞簫文舞也孔
小舞也賈氏云詩為祭章與舞人為節故以
詩為舞也儀禮詩曰若舞則勺注曰勺
頌篇也萬舞而奏然此詩與賚般盤皆不用
之所以勸有功也蘇氏曰方其不可而尊養
詩中字名篇眉山蘇氏曰方其不可而尊養

為酌也釋谷嚴氏曰初則薄疑取樂節之
養繼則驕驕酌其時措之宜也
名如曰武宿夜云耳禮記曰舜莫重於武宿
武王至商郊停止宿夜士卒
皆歡樂歌舞以待旦故名焉
解佳賈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
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帝以

間之

賦也綏安也桓桓武貌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
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故屢獲豐年之祥傳所

謂周飢克殷而年豐是也臨川王氏曰師之所處則其為武也異乎人之武矣○三山李氏曰武王用兵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也○左傳僖公十九年衛大旱甯莊子曰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也故此桓桓之武王保有其士而用之於四方也
日今年豐屢應則天之眷佐有周固匪懈矣以定然武王之所以致此者由得士以為之也
其家其德上昭于天也檀城朱氏曰武王之德萬也其屢獲豐年之祥則以人心和于天下時應于上也所以然者由是德也故於多士濟濟之盛則保而有之任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克定乎厥家此其德所以昭乎四方而遂君天下以伐商之神言也此昭于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德昭于天也所謂於天者二大雅所謂於昭以文王之德昭于天也故周有代商之命其新之命惟武王之德昭于天也

武王之命即問字之義未詳傳曰問代也言君天下以代商也華谷嚴氏曰多此亦頌武王之功
輔氏曰緩萬邦者武王之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也
命匪解者天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而天弗遠也
急也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而天弗遠也
時也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而天弗遠也
定也天命之無厭也桓桓武王而天弗遠也
天而君天下
以代乎商也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六章則今之篇次蓋已失其舊矣又篇內已有武王之謚則其謂武王時作者亦誤矣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
 武王時作者亦誤矣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武王有其事成王制
 事以告于武王耳序以為講武類禡馬嫁之

於音鳥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
隄山峩嶷允猶翕河

哀蒲侯友

墮土果友

翕許及友

敷天之下
哀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高山泛言山耳隄則其狹而長者喬高也嶽則其高而大者允猶未詳或曰允信也猶與由同翕河河善泛溢今得其性故翕而不為暴也哀聚也對答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狩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答其意耳
廣氏曰得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祭群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况武王革命

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命也○安成劉氏曰上四句言巡守而祭告河嶽之事也下三句言巡守而朝會諸侯之事也

般盤音一章七句

般義未詳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般取盤旋之義巡守而徧乎四嶽所謂盤旋也○眉山蘇氏曰般遊也○華谷嚴氏曰朱傳以桓賚皆大武篇中之名如曰武宿夜云尔然則酌名篇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尔然則酌與賚般一體亦大武篇中之一章歟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大全十四卷終

詩經大全卷之十五

魯頌四之四

魯少去聲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

封周公長反如夫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

等州即其地也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

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

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

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

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

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

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

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之變也周公之

詩至六

詩經大全卷之十五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密縣與沂州並隸山東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頌皆以美其君於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樂此頌之變也○問頌是告於神明魯頌中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豈有是事朱子曰是頌禱之詞耳○華谷嚴氏曰魯頌之變也周公之

衰也風變而雅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甚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於寢頌之變甚於亡也世孫僖公申之詩孔氏曰從周公教獨闕宮一篇為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孔氏曰雖名為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也又曰頌味魯公功德終知寢風之美者耳○魯氏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疑若猶可予與也况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

之法也策子曰著之於編所以見其潛也春秋則沒其實矣蓋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也○考索曰亦如存淫亂之詩使后世有見其非耳非謂其言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眉山蘇氏曰春秋之際大國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說不得通矣

駟馬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

駟古榮反

馬叶滿補反坰古榮反

薄叶章与反

駟尸橋反

騮力知反 叶補即反

有騮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駟駟腹幹幹也肥張貌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鄭氏牧於野者避民騮馬白跨曰騮孔氏曰騮黑也跨者所跨居與良田也據之黃白曰皇孔氏曰黃而微純黑曰騮孔氏曰騮故知純黑曰騮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也謂黃而微赤者也彭彭盛貌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慶源輔公當作魯侯前云惟閼宮一篇為僖公之詩餘則無所考則不應於此定以為僖公也夫人立心既遠則所成必厚大凡富厚之事故美之曰思無疆率非輕易浮淺者之所能致

則思馬斯臧矣衛之公秉心塞淵而騮牝三千亦此意也蓋田品氏一信公修政以誠心行之故言臧才作祖者其效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騮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段氏曰詩思馬而馬善則凡百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矣○坤雅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思無疆思馬斯臧始此之謂也○安成劉氏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駟而牡者有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騮音佳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騮有

騂有騂有騂以車任任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倉白雜毛曰騮孔氏曰雜毛是二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

騮符悲反

任符丕反

才江則西反

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
二色者異故不言雜毛也
黃白雜毛曰駟孔氏
桃花赤黃曰駟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駟是駟
馬也鮮明者上云黃駟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駟謂赤而微黃青黑曰駟孔氏
而微黑即今之也無期猶無疆也才材力
也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驪有

駟音雷

釋叶灼反

驪徒河反

駟有駟有雜以車繹繹思無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驪良忍良曰驪色有深淺玃駁反比角口

魚鱗今之連錢驪也白馬黑鬣力輒曰駟赤身黑

鬣曰駟孔氏曰鬣馬鬣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
黑身白鬣曰雜叶音繹繹不絕貌駁厭也作奮起

○駟駟壯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

駟音雷

驪音雷

祛起居反

和叶祥余反

駟音因

駟有驪有思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但

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形白雜

毛曰駟孔氏曰駟赤也豪駟閑去曰驪毫在駟而

白也蓋膝下之名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孔氏

雅云一日曰魚祛祛疆健也徂行也孔子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和蓋詩之言美惡不同或
或懲皆有以使人得情性之正宋子曰如正風雅
之善心如變風刺淫等詞可以使人之戒慎人讀
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
可如此所以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
此又曰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思字正是
貼無和字此乃然其明白簡切通于上下未有若
做時文相似
此言者故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
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
間必使無所思而不出於正則日用云為莫非天
理之流行矣廬陵彭氏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
劉氏曰詩之為教無非欲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
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唯思無和之語既明白
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衆
詩之全体若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

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
稱思無和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
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
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合於其心焉
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

駟四章章八句

駟蒲必反 乘絕証反

明吐謨即反

有馬有駟駟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

下叶後五反 咽鳥玄反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

興也駟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
廬陵歐陽氏曰明
振振群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

下也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或曰鷺亦興也毛氏曰鷺興潔白之形也○廬陵歐陽氏曰取其修潔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

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

有呼駉反

○有駉有駉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

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

胥音頌

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駒今鐵驄也載則也有有年也穀善也曹氏曰君民如此治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也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或曰祿也貽遺聲也君富且有後也頌禱之詞也

有駉三章章九句慶源輔氏曰駉彼乘黃恐是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

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謀遠矣君子有穀貽孫子為后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矣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

其沂反 旂蒲害反

噦呼會反

其旂筏筏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

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

形如半壁以其半於辟廡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

也毛氏曰天子辟廡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廡者

謂上壘水之外國如壁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泮水者蓋東西

芹水菜也本草曰水蘄一

其戾至也筏筏飛揚也噦噦和也三山李氏曰魚

萬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又曰如漢明帝開辟廡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慶源輔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

蹻居表反

昭叶之統反

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色和顏色也慶源輔

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詳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以教

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

是也○黃氏曰魯人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才所賴以長育成就也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鳥可已觀其旂則樂其笳笳聞其鸞則樂其歲見其馬則樂其馮馮人載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温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安成劉氏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荇叶謨九反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

醜

賦其事以起興也芣鳧葵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

老叶魯孔反

道叶徒孔反

江南人謂之萑菜者也本章注曰萑菜三四川後

以後名現專長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

難老則可以一長道而服羣衆也臨川王氏曰此

日順從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

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慶源輔氏曰首祈其壽考

善禱矣羣醜雖言羣衆便已含准夷在其中○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

假音格

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

祐

祐侯五反

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三山李氏曰內

能值其明德外能值其威儀表裏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曹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所謂允文也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所謂允武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專頌魯侯之德以為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安成劉氏曰四章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享福祿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

服叶蒲北反

載古獲反叶况壁反

陶叶夷周反

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

獻囚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耳也○孔氏曰馘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臣之力殺取其耳故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服罪

之入察獄之吏受其詞而斷其蓋古者出兵受成罪故善所獄如臯陶者獻之○釋奠於學而以訊馘於學○禮記王制注及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耳者○安成劉氏曰司馬溫公曰訊馘所生獲斷不在李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先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為亂人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知禮義矣所不為矣○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三山李氏曰古者建李恭才在此飲酒為徒設者正於此受成在此○慶源輔氏曰序以為修泮宮者正於此受成在此○慶源輔氏曰序以為殊不創造則又恐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之時而詩人頌其欲其有以終獲淮夷之故於此下遂言願其以德服人而○安成劉氏曰五章頌願魯侯獻功於李也

濟字孔反

狄他歷反

○齊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

南叶尼心反

云音誤

訥音凶

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

功

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

遠也○臨川王氏曰東南謂淮夷也

曰擿而揚之也

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

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烝烝皇皇盛也

然其合而大之也皇皇然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

訥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三山李氏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伯州
黎之事是也又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為血氣所使一
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
廣故其征伐有狄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
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解音求

搜色留反

○角弓其觚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

數叶戎首反

逆叶宜脚反

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率

獲叶苗即反

獲

賦也觚弓健貌

鄭氏曰言五十矢為束或曰百矢

也

亂氏曰苟卿論兵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束

也

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古

者一弓百矢與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形弓一形矢百故又謂東矢當屬搜矢疾聲也
孔氏曰其發則博廣大也無斃音言競勸也逆違
 命也蓋能審固其謀猶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蘇氏曰公之兵戎精繕士卒競功故能克淮夷甚善而
 不逆也
臨川王氏曰堅固其軍謀謂度已之德慮彼
 以罪以出兵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又願其器械
 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
 末又致戒以為苟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
 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
 而未有以勝之也
安成劉氏曰七章願公之兵
 徒精好謀慮審固
 而終服淮夷也

鴉叶于反

雖戶荏反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

得九未反

琿故金反

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

金

興也鴉惡聲之鳥也黹桑實也
曹氏曰傳云桑椹
 知鴉食桑黹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椹鴉未食
 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官禮羨憬覺悟也琛寶
 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
 也元龜尺二寸
史記曰龜千歲滿尺二寸
 賂遺也南金刑揚之金也
鄭氏云刑揚貢金三
 州淮夷嬪珠暨魚則淮夷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
 屬刑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謂淮夷之地出此物
 也
淮夷世為魯患故願僖公能使之順服貢獻如此
 也此章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安成劉氏曰卒

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蘇公以為泮宮

春秋至於克淮夷則亦以為疑而朱子於三
章以下以為頌禱之詞蓋以為信公存日之
詩也竊謂春秋經也魯頌亦經也今幸有魯
頌以補春秋之闕誦其詩者尚何過疑之有
哉○安成劉氏曰朱子以泮宮之詩而且以
事也無所考故不煩其為信公之詩而且以
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疑皆
無所見也至於信公克服淮夷雖亦不見於
春秋而信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
夷之病鄣于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
夷之病鄣夫但此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
當為頌禱之溢詞也

闕蓋反血况城反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依音也 婦音元 詳叶陳切

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穆稂穉叔麥奄有下國

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

續禹之緒

賦也閔深閔也官廟也靈田呂氏曰魯恤清靜也
實實鞏固也枚枚礩盧紆密也孔氏曰枚枚者細
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時蓋脩之故
材而若之加密石焉是礩密之事也

過反

緒象呂反

福叶筆反

重直龍反穆音六穉微力久麥叶訖力反

國叶于

秬求許反

詩人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不及于僖公耳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回和也依猶眷顧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稷後種曰稷孔氏曰稷也說見生民篇先種曰稷後種曰稷晚之異稱奄有下國封於卽也原其始奄有下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孔氏曰禹能平水土稷能播種二者俱以治之地也則事而言也慶源輔氏曰奄有下土指教民稼穡以相成無稷則禹之平水土也教稼穡其何施也雖稷教民種何自而後相承故云續也水民何自食惟前後相承故云續也

國首章推本僖公所奉闕宮之祖上出於后稷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

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畀于牧

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

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

爾宇為周室輔

賦也翦斷也音短也太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

功叶居古反

父扶兩反

子叶子古反

野叶王與反

女音汝敦都回反

太音泰

歸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盖有翦商之漸矣格庵曰蔡節齋云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獲峯饒氏曰非謂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太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也○南豐曾氏曰太王蓋諸侯之能與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受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其肇王屈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敦治之也咸同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伯禽也三山李氏曰謂啓開宇居也慶源輔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一有一心他慮則便與天為二不足以致天之福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為周室輔則封魯公不特為魯公計乃所以為周家計矣○安成劉氏曰此章推言后

稷以下至于周公伯禽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

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子叶獎里反 祀叶養里反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解叶訖力反

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犧虛宜虛何二反 多章移當何二反

祖亦其福女女音汝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達於天子而附

於大國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宋子曰小國之地不足於五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知像父之類是也○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知像父之類是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所謂錫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地曰是禮記說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之法當以武成於百里○安成劉氏曰周室封建里以司馬法及小司徒之制推之地方百里積田萬井萬井之制以開方錫之法通實占地方百里積田里此蓋班祿之制所謂錫之土田者故南山南張氏曰狹不齊而制田之多寡則自若也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皆在百里之內所謂錫之土田者故其山川山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之內所謂錫之土田者故其山川所謂錫之附庸者蓋亦在百里之內所謂錫之土田者故其山川疆域固不止百里所謂錫之土田者故其山川里之說孔氏乃附會之以為明堂位者遷妄為七百所謂錫之土田者故其山川三十九同井魯方百里者二十四井積四十九同開方者

之得七百里其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也安成劉氏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一年從也春秋錯舉四時也武過差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牲用騂牡曹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上建僖位乃曰魯公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明堂則祀帝于皇祖謂羣公安成劉氏曰是言皇祖為皇祖此言皇祖在周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自伯禽封魯以至僖公

衡叶户即反

將七羊反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

魚泊交反載側吏反羨叶户當反 此下皆叶脫一句如鍾鼓嗶嗶之類

將毛包魚載羨遠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

慶叶徠羊反

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崩如

岡如陵

賦也嘗秋祭名福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其福衡是也 [孔氏曰] 福

設於 鼻秋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周公

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

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

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

同故牲用殷人所尚之色也 犧何尊畫牛於尊

腹也或曰尊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 [孔氏曰] 阮

犧尊飾以牛腹上登牛形又大和牛魯那於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反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也

毛包周禮封人祭祀有毛包之豚注云爛傷中倫

登貴其質也 [儀禮設大羹湆也

不癸不齋太羹不為神非

也盛者 劓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之劓器故曰劓
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音夫如室房也孔氏曰
云同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相間有似於堂房
然如是半體者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丞王公
立飲則有房丞親戚燕享則有房丞是半體可知
牲體餼丞謂體解即折則房丞是半體可知萬舞
名震騰驚動也曹氏曰不騰如水常平自俾爾熾而昌以
下皆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華谷嚴氏曰願有
嘏詞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為三
友皆如岡陵之固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專言僖公致
也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一矛重弓公徒三

縵息蕪反叶息陵反

乘繩証反叶神陵反 滕徒登反

重直龍反弓叶姑弘反

萬具冑朱纆丞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

官田叶方未反

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

皆叶蒲寐反

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

艾五蓋反室

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叶暇憇反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
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
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
音箕也三山李氏曰按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

十為成成出車一乘則千乘之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魯地方百里則
 無緣有千乘司馬法之為井十乘為包氏注論語
 以為古者制田方里當有千乘矣合從包氏之國通
 計萬井則魯地百里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
 妥成劉氏曰王制謂公侯之田皆方百里以武成
 列爵分土之說推之與王制合是魯當有百里之
 士田明矣而古者以田賦出兵據司馬法及小司
 徒之說推之則成方十里為田兵據司馬法及小司
 乘馬四疋甲士步卒合七十五人為一井出車一
 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
 推汲五乘積十人為一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
 出車百乘積十人為一井始得出車千乘其十
 萬井開方則方三萬一千里餘六十步有奇然其
 有奇為方三百六十里之制故李氏以奇然其里數
 魯多不合於侯封百里之制故李氏以奇然其里數
 氏之說雖與集傳不合然朱子註孟子以當從包
 亦嘗以為地方百里朱英所以飾矛綠縹所以約弓
 里出車千乘矣
 也如縹縹之縹 綵 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倍折壞

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
 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
 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
 已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
 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
 曰三萬也韋谷嚴氏曰魯頌多誇大之詞曰千貝
 胄貝飾胄也朱縵所以綴也孔氏曰貝者水虫也
 貝為飾說文云縵縵朱縵也有文章謂之縵縵以
 亦縵也謂以朱縵縵甲增增衆也戎西戎狄北
 狄膺當也荆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
 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孔氏曰僖四
 等伐楚楚一名荆舒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
 伐戎狄則無文○三山李氏曰泮水美僖公能服

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
 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詞類如此○安成劉氏
 曰荆者楚之本號蓋以荆山而得名春秋莊公十
 年始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至僖公元年乃改稱
 楚四年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
 其功而詩人之詞容有溢美讀當不以辭害意
 而祝其昌大壽考也壽胥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
 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蘇氏曰願其壽而相與試
 其才力以為用也曹氏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
 人也○考索曰此詩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復
 周公之宇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害皆祝頌
 之辭若非祝頌之辭則何足為壽公果萬有千歲乎○
 華谷嚴氏曰萬有千歲猶曰千歲萬歲也○安成
 劉氏曰此章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邦叶上工反

夷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詹與瞻同孔氏曰泰山在齊
 其陰則齊二國龜蒙二山名廬陵羅氏曰郡國志
 皆以陰為望也泰山在西南○孔氏曰春秋齊人來歸
 蒙陰縣有蒙山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
 鄆者先王之田謂蒙山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
 言奄有先王以為東蒙主是魯之境內有此二山故
 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則鄆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
 邦近海之國也曹氏曰淮夷未同盟則淮浦諸夷在
 而順從也○安成劉氏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
 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
 皆期望之詞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

貂叶莫博反

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

若

賦也鳧繹二山名

三山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

曰地理攷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宅居也

謂徐國也諾應辭若順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

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

國也臨川王氏曰言魯之治東及于海邦南及于

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發其詞而致其願望於八公也

蝦叶果五反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

毋叶蒲委反

公之字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

鈕卑反

有叶羽巴反

邦國是有既多壽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許田也魯朝朝宿之邑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

以是願僖公也

曹氏曰漢地理志魯有薛縣而齊

○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杜預注成王

營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令妻令善之妻
 朝宿之地其地近鄭故鄭易之也
 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安成劉氏曰僖公
 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
 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安成劉氏曰閔公在位二
 莊公夫人哀此言令妻壽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
 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蘇氏曰頭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
 以保有其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稱頌僖公享
 壽富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
 獲福之意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

尺叶尺約及楠音角烏叶七約反

栢叶通約反

度待諾反

頭有常約反 奕叶代灼反

尺松楠有為踳寢孔碩新廟奕奕奕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品又立百方

頌同上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伊陵羅氏曰地理攷異徂
 縣新甫山八尺曰尋鳥大貌路寢正寢也安成劉氏曰路
 亦訓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安成劉氏曰即奚斯公
 子魚也作者教護屬燭功課章程也孔氏曰公帥
 教令工匠監護其事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
 民之望也震源輔氏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廟
 短而松之為椽楠者於二山斷以度之或長或
 者可知既成廟后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其為梁為柱
 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謹其功役之入而曰

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以順萬民之望也
如斯之頌禱哉○安成劉氏曰此章復詳言修廟
之事與篇首尾也

閔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內第四章二章章八句
二章章十句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

均襍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

正其誤

新安胡氏曰竊謂閔宮是依傲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言寧遷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世次及承祭祀攘夷狄復境土極頌其壽

考亦遽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
殷武簡而嚴閔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
詩未謂與閔宮卒章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
疑故黃氏以蘇氏之期朱子以為頌禱
之辭也○眉山蘇氏曰詩人願僖公上為神
之所福內為國人之所安外為隣國之所懷
而修舊起廢治其安廟以順萬民之所望也
○定宇陳氏曰傳云修閔宮以其新修故又
曰新廟而路寢即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閔
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閔公廟
者亦非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考索曰

馬之事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
宮則幾夷所棄之事猶為可棄也至於文
武與夫刻天之祭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
詞約約所以為誇德不足故也魯頌之詞侈

商頌四之五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孔氏曰契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曰子而封於商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釋文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名湯有天下遂以為國名○安成劉氏曰湯後九世至太戊而商道興廟號中宗太戊後三十世至武丁所謂三宗迭興也蓋商人宗之皆為百世不遷之廟故周公作無逸歷舉言之但祖甲親盡之際及紂無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以奉商後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宋後始即微子已封之宋建之為上公其地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孟諸之野孔氏曰宋之封

域東至泗濱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西至孟諸也孔氏曰自微子至戴公凡十七世至戴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公也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孔氏曰正考甫生孔父加生木金氏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防生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生伯夏生叔梁紇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之祖周用六代之樂故有商頌○問商頌恐是宋作朱子曰宋襄一伐楚而巳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寺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迫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尚質不應商頌反修於周頌曰商頌雖修於周頌自是與古非自別商頌雖簡要自平易商頌自是與古非自何獨無乎或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

詩經卷之六

所客也。守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今應天府。今改歸德州。隸河南。亳。周。亳。氏曰。契封商。今上維商。是也。湯。九世。遷徙。居亳。從先王。居帝。嚳。常都也。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五遷。後居河南。亳。殷。即湯。故都。故。后。世。或。称。商。或。称。殷。或。兼。称。殷。商。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猗於宜反
賦也。猗。歎詞。那。多也。置。陳也。下。營。鞀。鼓。蓋。虞。夏。以。來。舊。物。常。用。簡。簡。和。大。也。衍。苦。日。樂。也。烈。祖。湯。也。功。列。之。祖。也。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音。蕩。其。聲。樂。三。闋。反。舌。穴。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禮。記。郊。特。牲。注。曰。滌。禮。記。郊。特。牲。注。曰。滌。禮。記。郊。特。牲。注。曰。滌。

劉氏曰凡声属陽故曰樂由陽来商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
指者何。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于祖考也。綏安也。思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音。哉。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反。五。教。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

則此樂何
其和平也
此四句雖
已是美意
然未便說
出至末二
句方美其

所為齊者孔氏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
何氏曰慕容氏云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而
不反非有實也夫豈形體之所能交哉思之所至
足以通之矣齊之顯誠之不可掩也如此朱子
者如見有所為齊者思之親也祭之日入室俛然必有
若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親也祭之日入室俛然必有
見乎其位孔氏曰入室初入廟室俛然周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曰周旋或出戶當此
時必有悚息肅肅然如出戶而聽熈代然必有
聞乎其歎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
聞乎其歎息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
然言其貌肅然言其容愴然言其氣也輔氏云既
日必有又曰儂然肅然愴然蓋誠之不可揜也
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
耳此二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賓亦不夷懌

庸鏞通鍾氏曰大敦敦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濮氏曰周人之樂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

此人矣華谷曰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
鄭注頗有脫誤今正之震源輔氏曰商人尚於
尚淵淵深遠也嘒嘒呼惠清亮也磬玉磬也孔氏
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
也張子曰王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
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臨川王穆穆美也
氏曰依我磬聲言與堂上之樂諧也穆穆美也
曰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也安成劉氏曰
既言管聲又言磬聲又言穆穆厥聲盛稱聲樂見
源輔氏曰穆穆厥聲亦是言樂言於赫哉之湯孫
其樂聲甚美者也

詩經卷之五十五

者武舞也萬舞二舞之總名也故却風有公庭萬舞魯頌有萬舞洋洋春秋楚子元有振萬蓋時下樂也諸侯卿大夫士所得同用之時自入以下序豈天下未為周而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舞之名已見於前代乎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劉氏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灌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獻也尸入荐血腥后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荐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酌尸所謂饋獻也七獻也后酌饋獻之泛齊以酌尸所謂饋獻也八獻也后酌饋獻之泛齊以酌尸所謂饋獻也九獻也考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也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禮記朱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

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固因人而成其和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齒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國語魯語註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慶源輔氏曰馬父解自古可以誣沫便見得敬徹頭徹尾成始成終之意不國語注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不敢言割之於已乃云受之於先古也此其不敢專也

顧予丞嘗湯孫之將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丞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

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安成劉氏曰〕此詩稱於聲樂之間者所以重嘆其樂之美所謂尚聲者然也章末結之以湯孫之將者又所以備見其禮之至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孔氏曰〕魯語之謬故就太師校之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云云即此詩也〔廬陵羅氏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矣撮其大者以為亂辭

枯侯五反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賦也烈祖湯也秩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安成劉氏曰〕頌詩所以美盛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道達主祭者之意也歌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工自巳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予立言雖殊所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祭者周頌雍詩既稱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孫也又稱予稱我又稱孝子亦若此詩稱我湯斯所言此處也〔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之所而脩其祭祀如下所云也〔東萊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所其後統未文也所謂申錫無疆〇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窮爾後人所以得入於烈祖之福可以烈祖之祭者是即其福之所得入於烈祖之福可以之意酤叶候五反 羹叶音即 平叶

音旁 駸中庸作奏今從之言叶音昂爭叶章反

駸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疆

酤酒曹氏曰清酒齊與也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

之調節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戒夙戒也

平猶和也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音蓋

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朱子曰鄉飲酒禮鄉射禮

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定佐熟也盧陵李

節曰不敢預勞賓故以羹定為速賓行禮之始也定即

戒平之謂也駸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古聲

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駸耳無言無爭肅敬而

齊一也震源輔氏曰先酒而後羹亦其序也無言

會也豐城朱氏曰酒之清者方載而在樽則未

獻之時也而列祀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成之人

言應之疾也至於羹定則存熟之時也既戒既平

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

言其載清酤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

敬之至則又安我以眉壽黃耆之福也盧陵歐陽

既載清酤下文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

耳而執事總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

之人皆肅敬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

耆之福也

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溥

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

疆

軼近反及 鶴叶戶即反 鶴七年反 假音格 亨叶良反

鄉後叶鹿良反

約軾錯衡八鸞見采芑篇鷓鴣見載見篇鄭氏曰
錯衡也鸞在鑣門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象輅
日采芑作入鸞鷓鴣上蒸民韓奕作入鸞鷓鴣此詩
作鷓鴣載見日條華有鷓鴣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言助祭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于祖宗之廟也
慶源輔氏曰約軾錯衡八鸞鷓鴣惚言助祭溥廣
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
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
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
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東萊呂氏曰豐年穰
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
成所謂可以歲豐祭禮得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
祖考來享新安胡氏曰歐陽氏云上言以享者謂
神來至而能享也以則降福無疆矣
假來假其素亦然

顧予丞嘗湯孫之將

說見前篇眉山蘇氏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
此口其尚顧予丞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以福故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篇言清酌和羹而不詳於樂則與那執競異
也○慶源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
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夫酒饋而後
商人尚声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
歌烈祖歎大抵商頌商古難
看辭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賦也玄鳥鳥反也乳氏曰燕色玄春分玄鳥降

高辛氏之妃有娥息容氏女簡狄祈于郊禱鳥遺 卵簡狄吞之而生契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 下事見史記孔氏曰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郊禱計 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畢谷嚴氏曰契 封於商後因以為三代之業言生商謂生契也 契簡狄取而吞之○史記殷本紀曰玄鳥翔水遺卵 子孫詩言契生於如后稷人亦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精 誠之孫意耳奈何無父而生乎故詩人美契曰天命精 玄鳥降而生商美 后稷曰厥初生民 宅居也殷地名芒芒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武 湯以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曰書曰惟我商王布 有震秉鉞湯曰吾甚武自號正治也域封境也山眉 曰武王故此稱武湯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 蘇氏曰湯始受命正○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 域於四方之諸侯也

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安成劉氏曰此 詩推本商人於玄鳥於周民推本周人於於帝 武此詩追叙契之生以及文武也○豐城朱氏曰天命玄 叙后稷之生以及契之生○豐城朱氏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推契之所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 命武湯原湯之所興亦本於天命也宅殷土芒 芒言契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 言湯之受天命而奄有乎天下也非有契以開之 於前無以為商興王之業此詩人於契與湯所以必 無以致其尊美而無異辭也有叶卷已反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始 在武丁孫子子叶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九有九州也華

谷華

嚴氏曰域彼四方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其諸侯武丁高宗也鄭氏曰武丁而奄有九有成天意也修德教道復興故表顯之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福廬陵歐陽氏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

承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旂也華谷藏氏曰龍旂十乘大糇黍稷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豐城朱氏曰

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固非止於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於一世也唯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猶賴其福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來助祭於商焉

海叶虎有反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華谷藏氏曰京師諸心安土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

假音格下同

四海來假來假初初景負維河殷受命咸

直叶牛何反

何音何格下字

宜百祿是何

假與格同祁祁衆多貌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
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
有景毫之命之也員與下篇幅頓義同蓋言周也
河大河也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曰
何謂擔負春秋傳作荷上聲○華谷嚴氏曰章末
夫之多福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宗
以後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
諸侯無不來王而至者初然衆多見商之所都
所謂景山者四圍皆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
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
其百福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音晉

上世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

絕句楚辭天問禹降省下土方蓋用此語

隕音隕

城息容反

方外大國是疆幅頓既長有城方將帝立

子生商

賦也濬深哲知三山李氏曰正猶書長乂也方四
萬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也隕讀作員
謂周也華谷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有城契之母
家也深子曰舊說有城國在不周之比恐不應將
大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孔氏曰總嘆商家

也○三山李氏曰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高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安成劉氏曰言濬哲之其受命之祥發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皆是也其受命之祥發見也父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為中國之竟境而幅幘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晉氏曰契雖未賦有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震源輔氏曰長發其祥則言商受天命其發見之祥既已遠矣自洪也父矣○豐城朱氏曰有商受命之祥既已遠矣自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定於有娥氏生商之日必言有娥氏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即又周人之所自出也

發叶必烈反

達叶他悅反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

發叶方月反

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孔氏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昔我先王后稷我先王不窋帝昭注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為王之祖故呼王非號王也○盧陵歐陽氏曰書稱恪王寧王蓋古人之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稱老氏言玄之又玄是也不必為黑桓武撥治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率循履禮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

孫也孔氏曰契子昭截整齊也至是而商益大四
 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
 嘗中衰也歟震源輔氏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
 則是當有武德也撥亂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
 既有武德又無所不宜又無所不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
 大小而無所不宜又無所不行禮法無或過越則其
 所以為下民之儀也者無所不備相土之極于海外莫不
 以烈烈然光大大者侯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莫不
 截然齊整也此章又
 叙契及相上之時

○帝命不遠至于湯齊湯降不逌聖敬日

躋昭假逌逌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躋字兮反假音格

逌叶于滯反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
 命會也降猶生也逌逌乂也祗音敬敬式法也九圍
 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九分天下
 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谷
 謂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此集天人適相符合也
 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子
 反升廬陵彭氏曰聖敬日躋即至誠無息也○
 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
 在敬字上看來大段不迹聲色不殖貨利又日成湯
 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迹聲色不殖貨利又日成湯
 與制事以禮檢身有曰不迹聲色不殖貨利又日成湯
 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
 切以至昭格于天乂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

之以為法於九州也震源輔氏曰聖敬云者言湯之敬乃聖人之敬也無一毫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綴張備反何音賀

練音求

適子由反

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贊之

王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

也皆天子之所執也周禮典瑞曰王

執大圭執鎮圭注鎮圭三尺二寸以四鎮之山為球

也屈下國諸侯也綴猶結也旒旗之垂者也

及考工記說旒旗之事皆云九言為天子而為諸

侯所係屬音如旗之縿音為旒所綴著長久也

嚴氏曰詩考云旗所垂何荷競強練緩也優優寬

裕之意適聚也震源輔氏曰言湯能為天子受小

屬如旒旒之與縿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

然湯之負荷天休者非有他也本其聖敬只中道

上行更無偏倚故其為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敷駿音俊龐莫邦反叶莫孔反訖叶丑勇反

動叶德總反雅怒版反

總子孔反

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不竦百祿是總

賦也小共大共駿龐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

言發大全 卷十五 廿五

共之貢也鄭氏曰共上執也猶小球大球也劉氏

曰鄭意以小共為王所執之大圭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

之玉也傳曰駿大也龐厚也華公張氏曰湯受小

取之所也大董氏曰齊詩作駿駟謂馬也新安胡

厚天下也驪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龍寵也敷奏其勇

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龍寵也敷奏其勇

猶言大進其武功也難恐竦懼也震源輔氏曰駿

味當從董氏說作駿龐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無意

流義相類皆是譬喻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

以喻能乘載諸侯也此維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

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

震動不難竦即周頌所謂無武無虞之意臨大事

固不可不悞然神武不殺者自能無虞之意臨大事

不竦荷天之則修政事荷天之寵則進武功亦其宜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敢曷苞有二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常顧

既伐昆吾夏桀

賦也武王湯也曹氏曰湯以武虔敬也言恭行天

討也三山李氏曰顧師古云曷遏通或曰曷誰何

也苞本也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

夏桀蘖則常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鄭氏曰

常彭姓顧昆吾已紀杞姓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

則商滅之○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

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暇氏

通漢書竹書紀年反 蘖五葛反叶五錫反 謹叶他悅反

伐叶房越反

者定于初伐常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
之謂也時用師之序如此震源輔氏曰載施秉鉞不敢不
震動不蹙正並行而不相悖如烈火烈言其氣
勢之盛也則莫我敢遏言舉天下莫能當也如此
則有首出庶物之勢矣湯之與三葉安得不自然
安敢不截然齊整以歸商桀與三葉安得不自然
以次而消靡乎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

士鈕呂友

衛叶方頁友左喜目佐

子叶將里友

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
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指湯也

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
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震源輔氏曰皆在
明是相士之後成湯以前心中衰之時言也允也
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于人心降于卿士謂輔佐成
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王謂輔佐成
湯以成玉道也孔氏曰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
也阿衡平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允峯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允峯蔡氏曰言天下之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之亦不為興王之君
也此章言降于卿士是乃天實之亦不為興王之君
當乎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之亦不為興王之君
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為成
王之業惟湯以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為成
天命之業惟湯以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為成
頌成湯之功烈至此乃以之烈祖而商王之語歸之
則湯固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王之語歸之
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之烈祖而商王之語歸之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

章六句

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
 其祖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蘇氏曰大禘之
 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
 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
 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
 於商之世歟今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
 為禘祭之詩漢氏曰序以為大禘則禘不及
 洽祭則群廟之主在焉而言祀事特詳末及
 伊尹相湯嘗意其為禘祀宗廟而以阿衡配
 食之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詩頌湯之興而此
 惟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
 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也即契率履不

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其即舜命之以敬
 數五教之心歟

捷他遠反

采而視方

哀蒲侯反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

緒象呂反

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捷疾貌曹氏曰言其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
 哀聚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
 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捷然用武以
 伐其國三山李氏曰楚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
 以討之○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慮高宗所
 世不知楚君何人○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
曹氏曰楚蓋荆州之楚地故

或謂之荆楚猶商稱殷商是也。○畢谷嚴氏曰：解
顯新語云：或謂成王治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
午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子欲假此以實
韓詩宋襄公時作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有荆州
即荆楚也。又有荆岐則雍州之荆，詩人故以荆楚
別荆岐耳。孰謂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
周始有荆楚哉？
截然齊一皆宗之功也。震源輔氏曰：擗彼殷武，言
荆楚知所怒也。深入其阻，不憚勞也。哀荆之旅，不
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此
其所以為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
宗之功緒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
歟。亂也。三年而克之，事之至難也。○禮城朱氏曰：
白占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維衰亂之
後，內之則法度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外，則安能舉
王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
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
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女音汝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又
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氏羗夷狄國在西方。○曹氏曰：漢志：隴西域有
之屬也。享獻也。世見曰王。見於王秋官大行人云。
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死子。○蘇氏曰：
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
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曰：商
居河洛之間則昔成湯之世雖氏羗之遠猶莫敢
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
薛音壁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

商直革友

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適通○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雷氏曰說命云明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設都之地皆禹之功也而皆以歲事來至於商以析王之不謹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三山李氏曰言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為慶諒之先農事為重也○容齊項氏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莫以免於禍謫奉其隊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潛不濫不敢怠

國叶越逼

福筆力友

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遑暇

牆而不敢解也○朱子曰頌中有全篇句句是韻一般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句○前章分章全曉不得其細讀方知是欠了而歲事之共充不可不奉乎王命焉觀勿予禍而君國子民之兢惕戒懼之誠所以奉王命保天而農事之不脩則國也蓋君國子民之道莫先於稼穡臣職內無以供祭祀而盡孝道故田野不闕則天子巡狩而責讓加焉稼穡匪解則朝貢祭祀無不有以供歲事之常其得免於罪愆宜矣

監下其溢又

嚴叶伍友

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震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高宗所以致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爲視所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下敬民而見以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豐城朱氏曰高宗之賞不僭於其建邦設都見之刑不濫於其伐鬼方見之不敢怠違又於書之不敢荒寧見之。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

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平谷嚴氏曰言政教

取正於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三山李氏曰書云嘉靖放邦至於小大無時或何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震源輔氏曰商之都亳後殷道既衰則人亦易而視之矣至於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爲四方之儀表是蓋有以使之然者矣不獨是也又有赫赫然風聲之盛濯濯然威靈之光此高宗所以享國長久而又有以保其後嗣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

虔松栢有樾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叶所旋反

九叶胡員反

斲音短

斲陟角反

叶連反

開叶胡田反

安叶于連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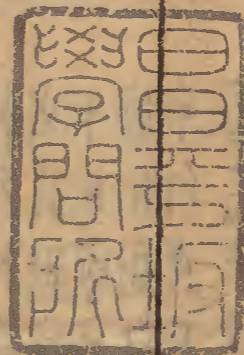
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九丸直也遷徙方正也慶源輔氏曰林植之美慶亦截也挺長貌旅衆也閑閑然而大也慶源輔氏曰林植之美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栢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劉削之以松爲椽桷有挺然而長以松栢爲衆楹廟中之寢也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慶源輔氏曰林植之美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宰章文義畧同蓋俱爲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乎天子○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而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廟蓋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雖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

宗高宗即其一也然嘗疑三宗之廟未知入于何廟竊意所立三宗中宗當穆昭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列其廟于太祖廟之中兩傍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位也中宗之後則群穆繼之者皆祧于廟如其廟高宗祖甲之後群穆祧于文世室也然此章與闕宰白武王以後群昭祧于武世室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略同未詳何謂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安成劉氏曰篇內第三章爲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然此詩與闕宮全篇文意皆相似者但闕宮爲魯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爲宗武下特立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未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未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朝之事以結之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張子曰商頌



氏曰嘗聞魯頌之序頌孔氏已言之而商頌
 後三篇但稱述前之德殊不及先祭之意
 亦自與前二篇異耳章非周頌也而其鋪
 叙事實全類大雅諸詩每讀而疑因志干此
 相通典曰殷周之雅頌上木有城姜嫄契稷
 相士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女大嫫之
 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王仲
 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
 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
 靡不褒揚於聲樂之間也

詩經大全十五卷終

